台學統

台學統卷三十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八　車氏學上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隱君車臨軒先生似慶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韶谿先生安行

宋元學案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

遺詩

馬家山

山頭紅日生山下蟻蛙爭朝市誰能問煙雲我自耕胡

麻調紫蕨黃獨煮香秔無意隨園綺逃名更得名

宋元學案車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巳及耄觀書猶至夜分釋經評史推古商今不襲前策陳言迴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篔窗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强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子倬字章甫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

遺書

五經論一卷

同治黃巖志宋車卿撰五經各爲一篇又序一篇陳篔

窗稱其縣深婉澹文有漢風內宿聖賢氣象易書詩尤迥迥透軼前輩非真見到者不到也赤城新志云今有鈔本赤城後集載之經義攷云佚誤也

閒居錄 浙江通志入小說類誤當入子部雜家類

弘治黃巖志宋車卿撰皆自志其平日讀書所得其孫若水又搜采舊聞附益之赤城新志云今亡

東臨軒閒居錄序 杜範儀夫撰 清獻集十六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於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不乏幸而登上第騁榮途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沈約處首白衣褐者可僂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命也而閉門挾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

少概見者可勝慨哉嘉熙改元之春余歸自中都車君若冰袖其祖隘軒閒居錄訪余於窮閻之下既而又得其小稾讀之得陳簣窗之序讀之於是隘軒之文疊卷累帙鏗鍧炳爓殆與插架名編濯濯爭麗閒居錄蓋公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冰又搜采舊聞而附益焉者也其釋經評史推古商今不襲傳記之舊說儁策之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閱而細攷之如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下諂上淩弱畏勢等語誠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斷斷嚴甚然毋友不如己之說昔在帝堯之說尚書之說卑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距隘軒

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余之甚陋於聞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陋也昔王氏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世乃或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爲名世外人皆莫之知李習之僅以比太公家教耳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福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概見終泯泯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責寧不在爲子若孫者耶若水盩車氏之福時也强請余敘之辭弗獲姑敘其略以俟後之論定謚軒名似慶字石卿其居黃巖邑

西馬家山云

𧪚軒文集浙江通志作𧪚軒先生文集

同治黃巖志宋車卿撰葢合五經論閒居錄及小槀爲

一書凡生平著作皆在焉今佚

𧪚軒先生文集序 臨海陳耆卿壽老撰 篔窗集三

三台文獻七

於是𧪚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集作著五經論後三年五月

孫若水始紬畀余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葢余郡補家需

集作官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余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

若何娱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集作飲不滿掬觀書

每薄夜半倦劇引榻天未雞明吟五經論一過曙卽起

外是無旁娱嗣余得論讀之縣深婉澹文有漢風内宿

聖賢氣象易詩書尤迴透佚前輩府志重迴字佚作執文獻作跌非眞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迷隨以板板二年印帙甫三一自昇一大田今一先生我祖於此訂矣余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自敘獨此介介他迷冷莫挂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鑊古朕天況太略如江潭未波而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於彼者文獻無於字聖人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昇訂著則訂昇矣論如許他迷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敬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賀尙陳耆卿序

遺詩

巖竹

陽和不草草萬物逢春好唯此巖上竹形色尚枯槁非于造化私擇地苦不早吾聞魯兩生甘與夷齊老

偶書

餓死夷齊清到骨登山猶作采薇吟誰家桃李三春樹比我江湖萬里心杖篠田廬供直筆簞瓢門巷伴靈襟逃名應得傳家學安得白雲深處深

謝方石云公父敬齋有詩云無意隨園綺逃名更得名故第七句有家學之云

步月

庭除步明月皎月澄空裏照形不照心恨逐涼風起

遺文

五經論序 赤城後集 二十七

五經聖人成書萬世標準聖人既沒遭秦之亂禁網嚴密天下學士逃難結舌以書爲諱天下無全書矣漢除煩苛約以三章更高惠二君挾書著律猶未盡去老壯者沒少者亦耄期矣未必盡能記誦也伏生年過九十始克口授不全之書他經不至於泯絕者漢儒補葺之功爲多今讀其書者知漢儒記誦傳習之艱苦而默會聖心於萬世之上可也作五經論

易論

易性命之書也惟窮理盡性而後可以語易一氣未形易涵太清妙於無形一氣既形易散萬象統御有形故道非形也氣形道也易非書也書名易也以書觀易在書不在易以易觀書在易不在書使時至中古八卦不畫天下其無易乎曰非無易也易在無形之始而是書之畫爲形易之器乎自易形於書而天地之數以定天地之數不過一十百千萬耳非是易行乎其中則天地之數殆窮而所謂成變化行鬼神者將非數之所能囿也吾今以易之理觀諸天地則見吾身觀諸吾身則見天地日月之迴旋星辰之轉徙卽吾精神之運動也變遷見於四時往來著於寒暑卽吾身一氣之慘舒也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莫原其所以然即吾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羲皇不作八卦其無畫乎文王不興八卦其無重乎周孔不繼文彖文言象辭其不著於言乎孰知是書之與吾身有不畫之八不重之六十四不顯之爻象文言象辭乎豈特吾身而已天下之物飛潛動植小大長短始於無形者誰乎兆於非形者誰乎麗於有形者誰乎大而形色之彰灼與山川之雄峙小而形色之眇微與目睫之不察生於山者入於淵莫知其生莫知其入也育於水者升於天莫原其育莫原其升也容聲氣也異貌殊形事事有徵物物有理孰範圍是孰曲成是迨其變也生生不窮有形

者莫察無形者莫稽指天地而言則成象成形可以見易不可以盡易指萬物而言則芸芸變化無有紀極可以徇易不可以準易然天兼乎陽者然也地秉乎陰者然也萬物得其偏者然也吾中天地而立即陰陽之運我能宏易易不能宏我彌綸六合而非有餘寂然方寸而無不足窮理盡性樂天知命皆吾量也蓋至於是吉凶悔吝豈待動而後知進退存亡豈待知而後至幽明之故生死之說亦無待於仰觀俯察原始反終而後得也知者可言至者可知耳聖人不作其孰從而知之孰從而至之哉嗚呼易無始也曷其有終易無終也曷其有始求之於書而泥於爲教者終身不能極其變舍書

而求則離於象數者百世無成說將因書以求易乎舍書而得易乎是書也其盡易矣乎 潔按論稍過高而實有心得

詩論

古詩甚多夫子删爲三百篇惜乎删之不盡也夫子删詩何取乎國風傷化敗俗之辭父不敢以訓其子師不敢以淑諸徒爲子爲徒者亦不敢以請於父師然則詩將奈何曰非夫子删之不盡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喜怒哀樂當其未發寂然不動中而已矣一塵不來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發而中節感而遂通和而已矣萬塵不侵也卽是而爲詩上而君臣之賡歌下而蓬蓽之咏哦卽禮之性情易之隱微書之渾灝春秋之謹嚴樂

之中和五聲調八音諧薦之郊廟則動天地感鬼神被之民物則教化可美風俗可移今讀周南之詩見風化之始如陽春一氣萬物生生始於根荄暢於枝葉自宮庭而刑天下溫乎其正也粹乎其潔也雍雍乎其和也肅肅乎其敬也召南承王者之風如坤之承乾順乎天而時行國而侯家而卿大夫閨門容止皆天下夫婦之經人倫之本也二南而降列於二雅刺之切矣而非激也傷之婉矣而非懟也怨之至矣而非棄也哀惻思誘規戒誨誓望之亟而辭之複慮之周而思之孤也頌之無媿辭美之無誕辭揖遜詠歌之作孔氏已不得其詳湯文革夏商之末習人心近厚凡刪於孔氏之手者皆

可攷也周道衰綱常毀敗淫靡淪胥國異家殊君公卿大夫倡於上小夫賤隸和於下皆得以交譏互刺巧詆醜況上聞之不以爲怒而心愈蕩下詠之不以爲恥而風愈流當此之時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愈多傳之愈廣人心溺而天理晦欲其發於性情止於禮義不可得矣自詩之譏刺蕩佚至秦而甚上不能制誹謗偶語之禁焚書阬儒之禍所以獨慘於秦者由邪詩之無忌憚也漢興爲詩者有齊魯韓毛今之所傳者獨毛氏章句得於後學之傳習詩之未刪邪正雜糅不知其幾自夫子正之刪其蕪穢筆之簡冊者皆正詩也而邪詩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於私室之簡

策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刪之哉秦禍之酷聖學不傳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篇斷簡於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詩以補秦火之餘黨同專門各是其師將非夫子所刪三百之全文也古人謂子夏作大序則詩之小序不類者漢人專門名家之辭也今觀孝經論語與夫禮記左氏之書引詩以證得失賦詩以見情志辭皆雅正孔子教小子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與門人切磋琢磨且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則邪詩斷不在三百篇之內吾於風雅頌之正者知出於孔氏之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本旨噫亦孰知

夫子之心哉棻按魯齋王柏詩疑之說益本於此然其實非也

書論

世變日下聖人傷之聖人非不欲以吾人身挽而迴之也然生斯時遇斯習以一聖人之身不能信於一時以一聖人之空文可以昭揭於萬世而無媿後世有堯舜之君臣其遇與不遇天也聖人不暇計也後之君子有能讀聖人之書銜茅甕牖若面承巖廊之都俞殘編斷簡若親覿洙泗之紀錄與聖人同此心則與聖人同此書與聖人同此書則與聖人同此觀以聖人心讀聖人書由聖人書以洞萬古聖人之心則書之次第可得而言矣夫自唐虞夏商周之立國君臣上下紀綱法度代

各有史非百篇所能盡也夫子集五代之史綜爲一書取之非無去之非簡也今讀其書而唐虞三代之行事如日月之照臨繁星之麗天燦然在目也唐虞三代之氣象如春榮而夏麗秋實而冬凋隱然在心也周道衰夷狄交侵不絕如綫五霸莫盛於威公之九合文公之一戰二公於王室諸夏若與有力焉秦人僻處西陲抗衡上國曾無一念周室之存亡自殽之敗作爲秦誓詞意簡潔而深長悔抑諄複而思遠苟堅是心以行其言尊用老成撫民睦鄰以奉王室倚諸誓誥之門牆正復何歉夫何不能忍於彭衙之不戰自是令狐河曲兩國報復騷騷不已始末詳略春秋備錄而不恕一悔諄諄

有言不踐尙復何取聖人豈以天下之人諱過者多知過者鮮能悔而自訟其過者又難乎其人歟帝王之書威文不與而秦誓得踵其後嗚呼以吾對越聖人之心讀聖人之書知聖人非樂於與秦也葢自揖遜而天下爲家世一變矣自天下爲家而爲征伐世再變矣自征伐而爲霸國世三變矣秦楚吳之君迭主夏盟世變之下極矣聞韶而忘味聖人何心也謂武未盡善聖人何見也齊一變至於魯聖人何取也聖人定書不威不文而終於秦人之一悔聖人非不知秦之不足與夫亦傷周道陵遲世變日下非齊晉强大之國所能與其勢終將趨於秦而後已乎嗚呼余生千載而下遐思慨慕心

游聖門神交意會肩淵騫而友游夏而足躡埃絅塵點我衣且暮引沂洙之水而潔之未見其止孰謂不親見聖人而師承之而妄意聖人定書之旨於千萬世之下可乎後世之議是耶非耶以俟君子棻按先君梅庵先生亦謂聖人錄書終秦誓知周之將爲秦有也其說與此闇合然棻竊覩穆公悔過之言實與聖王改過不吝之旨相合夫子所以錄之而人君能持此心其後亦安有不興者乎

禮論

天地成列人位乎中三綱五常備於有生之初羽毛鱗介昆蟲草木莫得而與焉遂古聖人觀陰陽奇偶之數判而爲男女男女有別不可亂也於是乎有夫婦之禮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天性不可離也於是乎有父

子之禮然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自强弱之相
陵而强者得之邪正之相形而正者主之於是以天下
所同欲者定其名號而推戴之得以申生殺予奪之權
制天下之命等其上下立之紀綱別以文爲辨以服飾
承不得僭大下不得干上君臣之分自是而定而天下
始得相安於分守之中而各從事於禮文之内故禮者
天地之定分人心之本然天地得之而清寧人物由之
而生聚此禮之不可須臾離也聖賢之世君臣上下無
一日不修明是禮以達之人心守道之士無一日不參
稽是禮以垂之後世天下之人耳目之所覩聞四體之
所服習一念不由於禮則私心不可留也一動不中於

禮則媿心不可文也惟恥於禮之不知爾無非禮之犯也恥於禮之不中爾無背禮之作也故辭遜廉恥之道長而刑政禁防之術弛後世舍禮之本而周旋俯仰於形器之末民不見禮惟法是覩辭遜不修而攘奪之行起取予不公而貪暴之習勝於是上之相與講明無非形器之末節下之相與趨避無非刑政之麤迹凡所以陷於刑辟而不知止者非不逃乎刑乃犯乎禮也今不深察夫人心之晦蝕皆是理之未明而尤防閑之末周不亦過乎世之君子默觀天下之變而準之以人道之常體之吾心驗之吾身一念之差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也暗室屋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自吾身而達之

天下由宮庭而放乎四海雍容進退於一堂之上風行草偃於四方萬里之遠使貪暴陵犯之氣潛消於升降揖遜之中介冑干戚之容婉避於佩玉衣冠之際雖夏商之末造周秦五代之季世斯理晦蝕彝倫攸斁天地人物顛倒反覆亂亡相尋靡有底麗亦必至於禮行而後已嗚呼禮之爲物與天地相爲終始世道相爲窮通視聽言動守之以誠揆之吾心俯仰無怍天地鬼神猶將敬我而況爲天下國家乎子曰君子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至微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棐按此論不就禮經推勘以見先王制禮之精意而但泛言禮之大體頗爲不切

春秋論

天子有史侯國亦各有史春秋胡爲而特筆乎曰爲東遷之君而作也曰春秋萬世禮法之權衡平王在位逮魯隱之初元已四十九年矣春秋不始於東遷之初而始於平王之末年何也曰聖人以周公之心望後世之君也且平王遷洛之初晉有扞王之功秬鬯圭瓚之錫以賚其來作文侯之命以寵其歸名器之頒尚周制也苟平王始終一意無有懈怠振周家之法以維天下之諸侯幽雖亡周周未亡也自犬戎之禍鎬京寶賂無復存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宮室黍離堂陛無廉隅矣宗廟邱墟藉田無黍稷矣洛邑之都周公之遺制可想捨其舊而圖其新正有望於平王也以四十九年之扶顛

持危興滯補弊而天理人事顛倒錯亂莫甚於此時則知平王不足與有爲而周公作洛配天之心孤矣春秋筆削烏得不始於平王之末乎曰春秋之作何以謂周公之心也曰武王都鎬成康繼之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京邑翼翼也九州遂成五服聯合宸居嚴也爵列五等土分爲三夷蠻戎狄各有安居王制明也建明堂以朝諸侯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四塞告至道里均也制禮作樂天下大服鳧鷖既醉歌詠太平薄海內外皆無恙也而周公急於營洛視豐鎬故都若不能以一朝居太保相宅周公往營而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夫王在在鎬有那其居天下所

同安也又非欲成王亟捨故都而即新邑也祈天永命之辭國之存亡若在朝夕而召公無所言何哉曰宅洛之心爲後世舉非爲成王慮也逆知後世子孫有如幽之亡周而平之東遷也夫以豐鎬之無恙而營洛焉不以豐鎬之有故而望之洛乎平王不足以有爲桓王一戰天地反覆自是而春秋戰國矣聖人之心即周公之心以聖人今日之所作而推周公當日之志也焉不悲哉豈得辭其責哉曰春秋天子事也孔子窮而在下何以得專是非天下之權乎曰春秋非孔氏之書文武周公之書也以文武周公之法繩周之天子苟周之子孫不能守文武之綱復周公之舊春秋不作則周公之志

謹其褒之義曰然則何以絕筆於獲麟曰亂賊之懼太平之階也聖人紋諸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係之周公春秋書成而麟應焉麟絕筆夫亦以周公卜洛之心而始春秋以周公麟趾之應而終春秋天也非孔氏之私書也故曰春秋之作周公之心也葉按以周公營洛爲預知後世大夫之亂臣以私意推測非聖人本然之心也然大體尚爲醇正

宋元學案車景山號密林敬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於家　又云車似度陸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於儒

宋元學案車安行字正路號韶卿黃巖人景山弟游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教於人

何與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於詩所著有鏤冰集

黃巖縣志鏤冰集宋東安行撰鶴林吳泳爲序稱其寬平雅淡不與近世吟人較圭角而自得清修之趣云亦見浙江通志

台學統卷二十一

黃嚴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九　車氏學中

玉峰車淸臣先生若水

赤城新志車若水字淸臣號玉峰山民黃巖人初事陳貸齋耆卿學古文其祖瑙軒先生不悅也乃從淸獻杜公游始大有得遂潛心性理之學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𨵗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又嘗著道統錄宇宙略紀輿穴稟諸稿皆行於世

台學源流車玉峰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祖似慶號遯軒讀書好古多卓識玉峰初從陳賓留學古文遯軒弗悅乃從清獻杜公游聰其談議大悔前日之所爲於是潛心理學又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乃會衆說而求其至當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於魯齋魯齋驚喜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因作大學沿革論以表之又嘗著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曾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又著宇宙紀略列載圖象或謂其出自邵康節然先天合洛書後天合河圖及天地自然數圖雖皇

極晉亦未之嘗見至於一陰一陽圖圖中一半是墨如鳥頭狀與白地犬牙相入所謂陰陽互爲其根是已此圖或謂蔡季通得之蜀所旁注曰昔有異人玩月中黑影得之以爲此圖云又著世逖錄及玉峰宄棄其友胡立方稱玉峰貌癯而埜口吶不能言郎之旣熟回視胷中狹者寬塞者通陋者廣眞益友也

宋元學案車若水字淸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實齋陳耆卿之門實齋學古文於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央子艮先從篔窗已登科聲譽甚還先生以晩進一旦篔窗於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淸獻公範乃自以爲求

道之晚菴若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峰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峰冗槀

大清一統志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與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等師事金華王柏講明性理若水傳學工古文自號玉峰山民著宇宙略記玉峰冗槀

宋史趙景緯傳知台州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

又楊文仲傳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若水也

尊鄉錄節要初先生之祖敬齋臨軒二先生世以理學相傳臨軒隱居讀書玉峰之下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先生亦讀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

峯先生文集本語錄

先生嘗作敬齋記有曰周衰古人之學漸失往往騰說而行不掩聖人嘗謂予我於言語之科既而將不觀行豈獨聖賢之觀人吾黨之觀聖賢亦當如此故讀論語者當觀鄉黨讀孟子者當觀往來齊梁間事於是確然如親覩德粹之容雖不必有所聽聞而所學自異不然聖言洋洋相與爲侮近日學者之病驗然矣 宂菴

清獻先生答先生書有曰顧某不敏之資復已衰憊方將賴師友之教以自策勵其何以辱門下之請如前所謂遜志好學門下既已自得之益覩俯向內深求爲己樸實工夫則所得益進所見益新他時將願有請焉 清獻

文集按此書今佚

賛曰玉峰之先代以儒顯公世其業益大以闡淵源師友清獻魯齋直遡閩洛洙泗之涯聖言洋洋幾與為侮襮辟者誰力求為己亦有頓悟是曰坐忘誰博而約深造以方惟公之學究極根柢必要其歸不惑以似大學錯簡千古之疑復其故轍不費一詞道統有得宇宙有紀小大賛隱天地終始言以德立古亦難之鳳鳥不至嗟歟何為

遺書

重訂大學章句一卷

同治黃巖志宋車若水撰取大學知止有定二節合聽

誥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柏以爲能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心服經義攷云未見

大學沿革論　金華王柏會之撰　　赤城後集二十八

漢儒集孔氏之遺書於煨燼之餘人以得見爲大幸何暇推求其差誤哉訛舛之不免也固宜漢晉至唐無敢明辨其是非非不欲辨也理未明而識不足爾止於訛舛中穿鑿附會深求其奧義而已是以訛益訛而舛益舛本朝義理漸明然後敢昌言之曰此爲脫簡此爲錯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注爲衍文後世學者方知聖人之本意開易明白未嘗爲艱辛險絕之辭也大學一篇只第一二句新之字稍生便已訛而爲親殊不顧中三

新字之相應其餘章句顛倒錯亂不勝其當正也既經二程子各有改定朱子又從而正之宜得其本旨無可疑者矣程伯子先取三綱傳列之於前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置之於首章之後七傳之前又一規模也朱子則從叔子淇澳一章二程皆於誠意傳後取而置之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乃獨殿於止於至善傳之下者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又以沒世不忘爲至善之極故也至於平天下傳叔子以殷之未喪師與惟命不于常易置而明道朱子皆從元本此所以見三先生各求其心之所安非强於異而苟於同也惟有致知格物之傳獨亡漢儒不知其亡也必以經傳分比然後知之朱子

固已追補非不字義親切旨意分明然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朱子嘗以爲未盡善昔吳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而曾效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之精義筆力豈有所不足於此然古今風氣不同終不可得而强移也每讀大學至此不能無遺恨焉咸淳己巳九月初得黃巖車君玉峰書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爲格致一傳余爲之驚喜躍然自失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析章分句非不精而不以爲傳何哉愚嘗反覆而思之緣此章偶在止於至善之下錯簡爲甚巧所以承上一句接過爲

甚緊故三先生確然信之不以爲疑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易之無乃僭妄乎然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樂有所未盡善夫子不敢私於武王書有所未盡善孟子不敢取於武成一言之善曾子不敢忽執燭之小童一歌之善夫子亦使聽滄浪之孺子於是反覆思之亦有不可易之理焉此段既是經文何爲後不爲傳一也若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便接前三句豈不尤緊宜也與其以朱子所補合湊不入豈若用此文氣宛然三也以致格之不可無傳而此尙可少緩四也古人不區區於文義之間只是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矣況此章既有知字物字自然可以爲致格傳五也致知云者

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其所止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謂知本即知至矣七也聽訟一章元本自在止於信之下程伯子移在沒世不忘之下程叔子移在首章之下亦爲得宜朱子始移於誠意傳之前則固已在致格傳之位置矣八也朱子於聽訟章固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則知當合知止一段其章明矣九也朱子之意固已知其當在此終以知止一句承接之緊未勇於移況誠意章於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

以歲月安知其不遂改乎十也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所以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之以一定之見歐陽子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己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說與同志商榷而歸於一云 按魯齋集二載此文一千八百廿二字視赤城後集多五百六十六字文字亦多異同然當以此爲定本又有大學沿革後論今不錄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寧海方孝孺希直撰 遜志齋集十八節錄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緜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棻按據此則王峰之書正學猶及見之第王文憲之說實本王峰而此又謂王峰之書本於董文清葉西澗王文憲三家之說未知然否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

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減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世運錄

黃巖志宋車若水撰是書雖用編年之體而大旨主於論古今世道之升降故於甲子或不具列赤城新志云其族孫教諭廣家有鈔本今未見

世運錄題詞　車若水自撰

紀年尚矣魯史之外有汲冢竹書始堯至於戰國謂堯起戊辰按今竹書始黃帝謂堯起丙子與此不同其事不經而儒者或采之以為晉之乘也太史公以來雖變編年然皆有帝紀厥後萃聚列代者有世紀晉皇甫謐撰始伏羲至漢獻通厤唐馬總撰起天皇至隋通要唐苗台符通譜本朝宋莒公庠撰起漢文後元通載章左衡撰史通鑑司馬公帝統又名歷年圖舉要厤亦謂堯起戊辰稽古錄並司馬公年代錄處士武密撰起天皇疑年錄劉祕丞恕甲子編年劉史館蒙叟撰謂堯起庚子紀年總辨永嘉朱黻其書黜呂后王莽曹丕朱溫進劉先主唐莊宗同時朱子綱目未行於世皆紀年之書也莫備於通鑑而最有法者則康節經世書惟堯起丙辰無外丙仲壬今遵之呂成公大事記起獲麟止漢武征和元年惜不全朱紫陽綱目甲子並依康節書寖後寖完士生今之世者厚幸哉是書拾於諸家私備

遺忘大海一勺嘗鹹而已謂之無意固不可謂之有例則不敢年不備不能爲紀年曰世運錄然而霸王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興亡治亂之故則亦略具矣康節之言曰歷代之治也未始不由於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於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叛逆之道盛嗚呼三千有餘歲之汙隆二十代之興亡何莫非由斯言乎然古道不齊一治一亂而首禍者未嘗不徒爲後人驅除蓋非有湯武拯民之心不過謂之幸亂雖秦隋之季摧綱剝紀敗政蝟興暴骨如亂麻存者危於墜露不得不起而剷之而陳勝竇建德之徒不足自救矣雖自亡秦

隋亦惡莘亂者也自餘如曹操劉裕朱温諸人之興雖垢賤淺短至不足道然皆非先發者春秋之初鄭莊公始有霸志霸卒歸於齊晉而鄭數百年受霸之禍夫假仁糾合未為無功於生民而王道之變實天意所謹也而況其下乎三皇五帝三王文質不同其道一揆漢雜霸唐霸晉不足霸偏裂之正有蜀漢用夏之治有元魏散亂之得國有唐莊宗自是以降無以汙吾言矣王霸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其事皆在於春秋戰國秦漢之閒積波沄沄有往無返至於本朝始見先王之意而政則備蓋以唐觀漢漢不可及以觀本朝本朝又仁厚也

道統錄

黃巖志宋車若水撰其總目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王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赤城新志云今亡

跋道統錄　金華王柏　魯齋集五　赤城後集二十八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於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於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卞四聖人槩爲作傳而國朝濂谿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

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峰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太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呼偉哉書乎所以開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眞者不敢與於斯云

宇宙略紀千頃堂書目入正史類復見史鈔類今按當入子部雜家類

黃巖志宋車若水撰首爲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攷有

釋有論至於乾坤民物禮樂制度莫不備載皆采先儒
成說而以己意評說於後赤城新志云其族孫教諭廣
家有鈔本今未見

宇宙略紀序　車若水　赤城後集二十八

凡形於天地之閒者皆天也萬物有性萬事有理循循
整整不容以不然天地亦物耳日月往來寒暑晝夜亦
事耳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先天者非能不為天也先之而已矣後天
者非能為天也後之而已矣陰陽對待奇耦唱和本末
咸通臭味附麗尊卑大小親疏隆殺是非曲直無不先
有至當之則而後人為及之民孕十月生字字生五月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以爲人僞正天理也物生必蒙而喜怒愛惡不見其失正豈人僞哉是故天可以厤地可以井人可以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可倫冠婚喪祭之可紀水火金木土穀之可修耒耜弧矢舟車宮室之可制賦可經用兵可衞國以至牛馬之可服乘雞豚狗彘之可食莫不有不容不然之道聖作明述文理大昌後之人無以加焉豈其不可加歟抑又人事至天而止也若水少服祖父之訓而先祖又傳之曾祖殆四世矣才乾志强切切不進杜清獻公憐而收之又服清獻之訓則古人之學槪乎其或有聞也而稟氣素羸疾病辛苦十餘年閒舊聞日耗曾未半百齒脫

毛凋近得健忘之疾讀書不多改步輒失自知無以塞父師之責矣宇宙之書先儒論定頗念散於諸家無所統一因萃爲一書闕者成之私以自備遺忘倘雞肋可惜僥倖有傳豈無助於幼學至於采摭之疏略評說之卑舛有能取而玉成之使不至爲學者之誤則刪塗其所願焉

宇宙略紀序 金華王柏 赤城後集二十七 魯齋集四作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闢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吾夫

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廿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成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必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按理宗景定三年上蔡書院納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卽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旣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略紀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攷

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富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巖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欲命爲之序予不敢辭於是乎序

脚氣集二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車若水撰因病脚氣時所著遂以爲名殊不雅馴其書略如語錄之體所論多堅持道學門戶往往橫斥古人而援據攷證亦頗有精確之處

益若水初師陳耆卿接永嘉之派後改師陳文蔚稱攷亭之傳其學問原在兩歧之閒故變而有所不盡變也四庫全書總目此書據其從子惟一跋益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脚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爲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貧窗先生者耆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秋主夏正論禮記掊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幾俞庭椿斷定撥置其說甚正然必證以周官尚有三百五十謂冬

官不亡則仍留柯尚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爲漢儒所僞託與王柏之說相同棻按此本其祖臨斬五經車氏之論之說而王氏詩疑即用說也　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爲疫氣傳染尤爲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取劉璋爲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剌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園廛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誤論春秋蔑之盟主程子盟誓結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於宿主公羊以及爲與之說宰咺歸賵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注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

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懵然亦爲公論其他論蔡琰十八拍之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爲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爲大逆謂王羲之帖不宜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爲以杖擊地論應劭注漢書誤以夏姬爲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蔚也

棻按書中稱立齋先生乃杜清獻公範非克齋陳文

腳氣集跋車惟一（棻按據胡立方墓銘玉峰生於嘉定庚午卒於德祐乙亥年六十六歲）

咸淳甲戌冬伯父腳氣病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錄寖復成編因目曰腳氣集嗣歲春仲不幸傾亡亦絕麟之筆也凡平昔有書之别帙者可勝紀哉兵火禍滋咸爲煨燼惟賴此編之獨存亦云幸矣從子惟一百拜謹識

節錄腳氣集（本書百三十七條說郛錄十五條宋元學案黎洲錄十一條謝山錄十條今錄七條）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是爲己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

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顧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全祖望謹按所謂揠苗非指告子菜按朱注以揠苗指告子極是以其專用强制工夫也若如玉峰說則告子是忘矣夫忘乃天下庸人之通病豈告子所獨哉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為至則有可籌繹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是比方思量之謂此為是此為非此為正此為邪此為輕此為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至也是堯典注不知度

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本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蔡按趙景緯字德父號星渚寶祐六年知台州嘗延玉峰爲上蔡書院山長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蔡按家語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是時子夏當二十九歲至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始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相距七十六年子夏當百五歲矣後十八年乙未始爲田和請侯子夏恐皆未及見也且以齊梁稱王而孟子皆游事焉則此此恐亦未足爲子夏段干病乎孟子言尚友古人必論其世洵篤論矣

穎考叔取蝥弧以登純孝者如此乎蔡按戰陳無勇非孝也穎考叔登弧先登何害其爲純孝所失者與公孫閼爭車以取殺身之禍殊非在醜不爭之道耳

西伯戡黎竊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如密如

晁夷甚詳亦見說黎史記載武王亦曾爲西伯矣蔡按此說甚是蔡傳引或說已如此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箇善字偏旁云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皮人沈可亭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个中中節旋生个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枉屈蔡按趙師夏字致道嘗作誠幾善惡圖見朱子文集此云幾道乃趙師淵誤矣又按人心

本誠正出則善偏出則惡未發之中正出則中節偏出則不中節致道之圖朱子亦以爲是沈氏疑之車氏駁之似皆未當也

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輯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相保章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勤甚子遂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得之甚喜董華翁又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意子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攻有一證據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但冬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他官使人自曉自推俞氏乃斷定撥置其爲此說之累多矣王梓材按董華翁當

是董正翁楷之兄侍郎樸蔡按可亭叔明皆字也不知其名宋元學案據脚氣集爲二人立傳似可不必今附見於此已足傳二人矣

玉峯冗稾十卷

赤城新志冗稾十卷玉峯著今黃巖諸家有鈔本按今已佚

玉峯冗稾序　車若水　赤城後集二十八

若水少事貧窗先生學古文是時荆谿吳明輔爲同門十有三年之長聲譽方峻諸彥皆穎脫若水最爲晚鈍先生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語言排閈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祖隘軒不悅也年踰八十妄意吾祖衰矣諸老凋謝孤坐數年忽覺自疑淸獻立齋先生自御史歸來往拜之親其談議始悔窮年掎摭不但去道日遠

而古文亦不如此刪芟殆盡遂幷疏筆研然又有偶得於管見之微而勉於人情之不得不爲者久復成編未知能進與否至於宇宙略紀之書雖不足以窺天地造化聖賢制作世運汙隆之萬一他日君子或有取焉豈敢弄文墨也 棻按據玉峰自序則宇宙略紀一書亦編入宂槀中矣

宂槀後序 思齋胡常立方撰 赤城後集二十八

隘軒先生之聲猷遠矣其孫淸臣自少能古文須癯而埜口訥不能言嘉熙初予始納交焉郎之旣熟回視胷中狹者寬窒者通陋者廣眞益友也眞隘軒之孫也閒以所作示予復取去曰未可出也故予雖熟交而得其詩文亦不多如昔貧窗之所延譽者且刪不留惟有關

扃守殘經一言詩耳立齋嘗謂之曰韓退之雜詠古體有三百篇氣象子更涵養意思充積而發不患其不近子以質於谷口谷口曰才力開拓其源當出退之清臣聞之曰吾安能學退之前輩謂退之不能詩吾方知與其俱不入詩家耳蓋其以古文名高不在詩也予得其詩文雖不多最愛之時爲人假去輒刻之梓貧不能多刻清臣之作未文也姑開其端

贈詩

病後感興寄車玉峰先生 李景文名森有東谷集杜清獻公之壻也詩見府志宋詩

紀事

北風何颸颸木葉下未已閉門讀古書世念書中起酒

饌傾南鄰笙歌喧北里懽娛極寒香不知漏下幾忽聞
南來雁起坐頻撫几樹議未有期食芹空欵美
折梅寄故人故人青雲間青雲杳無路夢裏相往還我
愛梅花媚彼惜桃李顏相逢不相契何事勞追攀守此
歲寒心持以贈所懽

遺詩

游靈巖

一徑碧如合四山危欲墮天低鳥不飛露溼龍常過巖
根小葉下境淨不可唾深杳洞出雲冷鐘佛驚臥川僧
住八年有此清福大而我尋盟來坐借蒲團破鐙深眼
雙青各話其所課我穀未必實他華已成果歸來宜有

嘉業堂刊

餘吾道豈全儒壁閒請獻存當年媿輕和按杜清獻有游雁山諸詩先生蓋嘗和之也

儳言

媧皇識五石鍊之能補天補天有何迹五石世不傳五石豈不傳人心稟靈堅一日彝倫敘千年造化全此石經幾鍊天亦經幾補火候吾有之吾師魯男子

不寐

通夕不能寐隔戸聞鐘聲野雞四方嘑披衣天未明蕭條六合內耿耿華髮生斷蝨何能立四極杞人憂天自心失黃昏野沽添一盂孔孟行世非我力

見簀牎先生

關扃守殘經坐几剎無漆風驚雨急破窗寒猛心直矢
聖賢室蟄蠅眩光彈夜紙一膜不透千萬里恰幘槃至
照屋明中津弗截衣帶水敦彝久掩生深塵大啟戶牖
來無人眼中孺子差可語可語不語侮千古
寄鮑府教宏博
漆文蟲章孔壁冷秦煙不燼收餘鐀人心萬古無代謝
六龍當天樞極炯赤帝芟贏能幾年叢葭亂葦書千千
商盤周敦贗今古魏殿吳宮鑿後先汗將九牛牽不上
從容一絲經萬象百年文獻來典謨我欲盟君分石渠
戚氏學標曰玉峰所著有道統錄宇宙略紀重正大
學章句賈師憲柄國再聘入史館不赴王原吉詩所

也謂義解丞相召經證大賢遺也從容一絲經萬象公
亦自明其著述之意如此
西澗尋梅思先祖臨軒著書處
澗水流亭北莓苔片石平寒山幾點白殘日一杯清希
聖言猶在斯人天不生當年結深屋豈爲適閒情
江湖偉觀按西湖葛嶺壽星院上有閣榜曰江湖偉觀安撫趙與𥰡建三台詩錄題改作西湖非
也
十樣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開龍蜃吐雲天入水
樓臺倒影日銜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不是閒
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按此詩載咸淳臨安志通首寫景別無寓意三台詩錄以天大海爲指德祐航海謬

庚申

襄陽耆舊總堪羞只有龐公邑入州自向芭蕉眠夜雨不堪更鼓在牀頭 按理宗景定元年此宋第六庚申也故有更鼓牀頭之句是年蒙古世祖中統元年至辛未改國號曰元

明妃

萬里來朝拜寵歸琵琶下馬冊閼氏虛傳千古和戎話不道當年虜已衰

中秋有感

樹屋半罇鴝鵒晚吳江一葉鶺鴒秋北邊又聽寒來信近自何人萬戶侯

寄端巖僧

涼月空山掛祖衣猿啼塔樹昔人非春風早已青青柳莫在梅花飛後飛

小谿道中時已亥荒甚按已亥嘉慶三年也

風前有地皆榆葉秋後何人問菊花客路一杯茅店酒相逢僧亦話生涯

與史宰山泉

十畝山田手自耕括囊安分是平生西州豪傑無皇甫懶去虛干向上名

遺文

答賀密先生書三台文獻十四

伏蒙賜書遺男論孟紀蒙端拜擎讀身認心體一念爲

之肅然感戲感戲因思聖經自漢而後漸有箋傳不爲無得於經也得其一二而務足其帙則鹵莽以具章句者有之矣近世大儒裒彙成書脈絡前後斟酌毫釐性根道原究討戚極雖天地有終不能廢也人莫行而失之塗援以一炬循道乃見至於皓月澄輝月落而朝暾亦炬不足功也然則箋傳者聖經之一炬耳自儒林文藝之分於是經術文章各以偏闓自雄曾未有混一之者韓退之六經之文跨越百代至於李翱訓釋論語乃以智巧窺格取搜異工雖不叛於聖人終不免於智者之過王金陵非不高也而君不君則臣不臣之論識者譏焉先生之文當代所讓而經術之邃乃出於文人意

料之表蓋義理精微非文之高者能之乃心之卑者有
見也先生所謂平平無奇論者此正孔孟之世以俟後
人而近世大儒之所以著體統接淵源者也然若水因
而願有言焉南渡文章之柄自東萊短死水心實擅之
水心不獨以文章任也晚歲習學記言一書自六經諸
子廿七史逮於文鑑刱意立言筆力高妙登於集中數
等然而黜𦍑翼爲中庸貶曾孟笑濂洛多設奇辭以疑
後人至於論文評史則往往甚當不知何所見也毋乃
激於晦庵散無紀統之一言乎後人有能爲水心忠臣
則此書可隱也不然刪存可也今孫汪氏既序而刊之
矣使不幸而有傳寧不爲千古文章之病蓋莊墨之誕

訓不足論而吾荀子之性惡之非子思可憾也當時或有所見顧先生垂報焉不然舍先生無任其責者矣、

讀莊子 王台文獻十三

莊子窮萬物之理知吾心與天地同量自孟子而下未有此人惜其與孟子並生梁惠王時而兩不相值高其聰明輕視一世益習者過之耶春秋戰國之末巧詐襲上鬼下蜮詩書澤竭而仁義違矣老莊始欲滅絕仁義何仁義之尚存也嗚呼當時所謂仁義者如是矣仁義之亡生民之不幸也仁義之存仁義之更不幸也生民不幸仁義未亡仁義不幸生民亡矣吾嘗謂告子獨外義莊子兼外之得莊子矣至是也疾世之已甚而言之

激也又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人始可與議論葢欲盡天下而愚之使萬物爲芻狗生民如野鹿而我以無爲爲治悲夫莊子固寓言也安知焚書阬儒以愚黔首者不出於此乎始皇之初呂不韋爲相李斯爲客卿招致賓客游士三千人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平天下天下既定始皇固忌儒矣求神仙而老莊之說入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正有當乎其心視世之所謂儒書者慄慄焉恐其爲盜也則阬焚而已耳噫彼豈知入覽六論之書正仁義聖智之賊而師荀卿者盜儒邪且莊子末篇敘六經大義其言明正截斬確然有見深慕鄒魯縉紳之士如不可得而自列其身

於百家曰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至今讀之慄然也其詞
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於是肆其繆悠之說荒唐之言
參差之辭奈之何人更以爲莊語也天下惟忠敬誠慤
足以開頑冥服蠻獷然苟一毫之未至則固未易也語
曰昧爽丕顯後世猶怠矧戲笑跌宕其能無悔乎

南窗焦尾集序　三台文獻七

夫子多學一貫之語在貫不在學乎不學矣貫將焉施
有學無貫則恐縱萬馬於洞庭之野而不知馭之此貫
之之說爲多學者道也惟文亦然昔西崑諸公懲晚唐
之空疏負其見聞淩躐一世句必有本字必有證作意
爲文而文乃卑至其末流涉獵未深目入手出是猶窶

人縣有千金之資胸次不足以受而百計用之暴澤而
疾殫矣乾淳之閒義理大暢天端地緒整櫛歸一蓋斯
文千載之遇而學者不思先儒用力之艱勤幸收捷法
遽談高深遂委記問於玩物喪志之列重以科舉之誘
以時爲文嘌不道太極西銘而事事面牆不病也故嘗
謂國多之文學多貫省者也自嘉祐元祐以及乾淳大
學而大貫者也今之時學則持空貫以示斯人者也不
必盡然而區區者衆矣寶祐改元之春南窗陳君紹巨
以漢論數十篇示予力避沿襲浣刷舊評雖往往過奇
而二百一十載中天下之事皆其志之所到再得其焦
尾集讀之經珠傳玉子史膏腴燦然不見一語之爲虛

出也作室焉棟楹榑櫨吾具矣作醴焉秫稻麴糵吾完矣嗚呼茲相與謀所謂貫之之說乎東坡有云挾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智極其所如念在歸宿今之塈君之拳拳者亦有斯言而已矣妙齡強志一日千里筆陳墨爛水到渠成勿謂不名家也

黃巖曹小娥逃　赤城後集十六

邑西地蹙山稠瑞巖尤在盤抱中居民魚鱗其間黠健者仗寺以食他俯仰於藜藿筍蕨橡栗薪樵之屬緣陟巇嶒勤苦以營朝暮卒愿民也嘉熙戊戌二月晦麻奧曹氏女同母范鄰屋二十輩采筍陸婆阬范爲虎得三十輩悉驚潰女執范手推虎而叫曰舍吾母吾代飼汝

也范知不免瞀瞀然命之去叫執愈疾結行數百步虎
釋范掉尾拂女若媿若思踞坐熟視女以身翼范捧之
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布衾裹以歸歸死而屍得完余
聞而哀之酒升錢千弔焉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
代吾母死也三辭父爲之拜受而出面山而嘑同予行
者八人皆爲之流涕嗚咽是夕歸路遇虎蹤焉行前者
殆卻步也則豈不益有感於女之事也飢餓之躬訓教
所不及倉卒之禍擬議所不到倫理確然是不足以見
天性哉而世之丈夫智士自期炳炳一日之間有能不
媿於斯者或寡矣自東漢有列女傳而傳孝者殊鮮豈
漏耶曹娥廟在會稽堰墓在廟右縣士大夫泊舟堰上

遐慨冰精月魄於酸風怒浪閉恨不復起千載之卧今此亦曹娥也力不足以望旌於朝苟士大夫有慨之者使其不至於不可以朝暮世勸亮矣及其生不必其死也女小字九七奧與阬皆瑞巖

竹米記 三台文獻四

嘉熙以來黃巖頻歲不稔淳祐改元之春米斗八百民采薇葛木皮食之時竹華於山以爲不祥已而華者咸實其華如稻而色紺碧或紫其實肥於麥粒有半薇葛盡試采炊之香美甘潤與稻麥不殊人日可一二斗斗可米四升病者起羸者盡復及麥民忘其困焉予游京師語諸公不信出示之曰怪不祥夫鳳凰食必竹實竹

實固與鳳凰俱也天不使生於百姓仁遂九韶來儀之際而使飢民以之延一旦之命在竹實誠爲不偶當是之時有竹實寧無鳳凰按唐景龍開元閒京畿終南藍田嶺表竹凡三實飢民得不死則竹實之益未爲無前聞也乾道元年池州飢竹大實民呼瑞竹郡守魯察甕以奏御史大夫章服以爲妖駁去之章服賢御史也而造化之妙膠於見聞不識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一元之氣混淪坱圠上際下蟠萬物盈其閒者孰非是氣之融會陰陽相傾分野贏縮而生生之心固無閒斷也天地之所以立者人人之所恃者食人之自棄於天地者天地無如之何而水饑火毀人之類不滅也太虛不能

無氣氣不能無所依屬不屬於此則屬於彼理固有之也且燕齊吳越瀕海之地鹽賈出之其去海之遠者或出於井或出於池或出於石又有出於木者理固有之也先民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不知此也則雖桃李之華之實亦怪矣

塔鐙記 赤城後集九

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羣鐙環之光閃半空問之僧曰檀越所祈福一夕銅鏹三萬予曰噫此三百人一日之糧也鰥寡孤獨癃老廢疾與我同生爲人及門呼叫不能得一錢至於飯伊蒲給游手猶曰人受用之施膏

然鐙比閭不足以照織冥行不足以測路以其可以活人者棄之高山之顛暴殄之罪斯造物之所怒而何福之祈且浮屠嘗自言長竿大帛懸旛迎風不如以衣親戚之窮人眞可惜也友人蔣叔亨聞之曰予久遊江湖可謂淺眼近日天下雄剎高觚傑楹金泥翠木一日之役輦寶如山銅鏹三萬可言耶予默然

台州新錮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赤城後集三

唐末五代無藝之征如米麪柴薪芒鞵耕具嫁簽之類本朝皆除之而猶有未盡何歟坊酒坊場稅場也酒坊葢唐人所謂山澤榷酤者國初榷於近城二十里之內其外許民承額專沽不承者不得釀稅場則承稅邏小

商如酒坊之例焉河渡官初出船既而人自爲船而官雇之不知何爲不雇而反征渡也台州舊爲酒坊六十有六稅場十有九河渡十有五總爲賦三萬後爲一萬五千又後爲一萬然而有名無實害在村落而利及於有司有司無所獲上徵不貰遇太守怒即一旦束溼箸承額承額者摘所不快繫於官纍纍鞭撻不知何以獲罪河渡其一窠名相牽而起有時絕港矣景定四年七月郡使君國史著作星渚先生趙公奏於朝有旨免爲三千於是郡中自以緡錢代發廢其征士民歡然以爲如天之恩來求予記予謂茲使君之細也眾弗應予曉之曰使君以正學高節爲儒林所嚮講道於西山精舍

朝廷雖强起之未久還山世想其風采前守王公既正風俗之偏於是集五縣之賢而有行者舉鄉飲之禮以起古道建上蔡書院會萃英彥求古人所以用心之學請於上願得今樞密大參平舟先生楊公與今使君爲之師楊公重其綱於朝使君謙遜未決天子乃命爲之將旣至無他號令大書陳古靈諭俗散布於市廛山谷之間又作勸學歌辭其辭曰子有不順親無不可百姓有感泣者旣而講大學於郡庠講中庸於書院抽神吐祕千古昭然使爲農工商者進而爲士之識爲士者進而爲希賢希聖之識此於人心最爲有造吾之所謂如天者也聽訟決獄物各付物不以一毫己意參於其間

譁訐戕朋魚貫遠徙田里安枕夜不閉門使人於其道涵將興往與遊和祥千里而暇書其細邪又況利民之績磊磊者何限如補王公五縣之規建黄嚴當社之倉六十有六謀民饕舂免民徭役動捐七八萬代輸小戶布縷粟米之征數百萬其視三千之蠲殆其一塵耳衆無以應旁有負薪者愀然曰君之一塵我之如天也試舉酒坊六事某村某姓者其坊主也承官額不知幾錢吾兒長欲娶婦女貧欲依人吾父兄骸骨久龕欲舉吾屋柱傾欲治必輸坊錢坊錢未備如畏犯法不然坊主來詰汝能無酒而成乎沽誰酒爲之乎釜甑離戶竈突闃然未幾官符及之而養生送死有不獲者矣麥之稷

穀之秋歲之夜則家致瓶水而取百錢他徵何算官之虐有時鄉之虐無時咳吐之間簷壁壞矣承稅亦猶是也噫古之時所以教化易行者民俗安故也先王子惠莫先於困窮作為舟楫以濟不通有不備不沓其乘輿後世縱民苦之而且征其力欲咎人心之不背耶使君之政本末一源遠大切近隨人所見其日用不知者非笑貌所及而目前困窮之蘇利涉之樂正與所謂磊磊者同一絜矩而尤切焉誠不可謂之細也昔程叔子放魚於津有喜而為之記夫放魚何足為程子道而道之眞體實用流行充溢而不可誣者莫驗於此而況於人乎既仲士民之願因備其語庶幾他邦之君子聞之使

君諱景緯字德父去歲七月至人方倚爲明師慈父俏期月除考功郎以十月入朝景定癸亥九月望日記

天台縣平價倉記 赤城後集三

自井田委積之法不續民生無聊甚勤經理常平社倉最爲良法厥後常平病和糴社倉名加賦又後取社倉入郡廩而爲常平朱文公在崇安再爲社倉當社始得食朝廷頒其法於四方至於今有賴然而四民仰食食易償難貧者無措頑者相挻臨以有司又失當時本意而無補虧落眞難爲謀也天台台之山邑邑治去江百里米舶無至而爲閩温入京孔道往來肩屨增饔其閒市井貴糴肩及村落數日辛勤之備不易一飽太傅平

章魏國公毎遠餉以振其乏歲歲難常遂思千斛在市之義立平價倉先捐府廩三千石奏佃龍翔道宫之租撥没官之租通八千石委鄉寓眞州司戸趙君時爲鄉貢進士曹君子振經其事倉五十楹凡非收穫之時皆平糶之日捐市價之半旬日而周及周而繼上免追逋而無窘償田存則食常存市平則村落不能自湧邑民拜賜甚盛肇於景定之庚申十年而大成又將增衍二君因民之請介友人楊君儀鳳曹君淇俾若水書其事蚍蜉負山分量有截苦謝六七不聽曹君曰公之隆功大德自有朝廷之信史平價民閒之事固草茅之所得書也噫古人事君思天下之飢溺後世魏官寓爵適爲

鄉黨之病思天下者必思鄉黨無鄉黨者豈望其有天下之思哉公之思深矣因一方之得所而欲天下之皆得其所公之思也人人而思不能人人而濟則聚衆賢於朝精選牧侯於郡國公之所以思也此思之綱也豐歉不常州路代有通其懋遷禁其防遏仍即此倉成規勉天下公卿貴人之賢相勸爲善所在有儲目亦舉矣其間有欲糴而不能者輒附記焉天之生物也無不愛之彼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徒益造化之不足天地之憾而有望於人者也聖賢爲天地立心故發政施仁必先於此其法殆不可見後人微有攷於井田之閒未八百而受一夫者則以斯人附而食焉遺秉滯穗亦其有

也後世斯人無依怨愁凝痞是以和祥不致而天人隔
今夫梵宮琳宇乃取無恙之人而豢之飽食煖衣奢盈
驕貴而困窮無告者不敢望其犬彘之餘朱丹金碧暴
殄委棄可恨可惜今欲爲先儒之議必難矣略倣三代
附食之法量寺觀之豐約多寡而以其時考其饑寒彼
固以慈悲爲法必將安而無忮不動聲色而斯人之廩
滿天下矣以來羅廩平民以不羅廩無告之民生人之
事備天地之心安矣比聞祠曹放牒甚嚴可謂强本正
斯人之有食也按太傅平章魏國公者賈似道也賈於鄉里尙爲有恩而此文亦不過於諛末言廩無告之民正欲規賈之所闕

黃巖縣社倉記　赤城後集三

黃巖邑治在提封之偏東江之東北山之北不半舍壞於臨海其西磽磝阬谷惟南爲稻鄉而多僑田州殷鄉瀕且暮移去又漏而馳之海以故牽苦貴糴邑聚千戶而大姓甚稀其田且少附郊襲粟至邑自金玉之而貴糴尤甚邑既貴於是以其貴標表於諸村不仕者吠聲而起遂不可復落而四封皆病矣淳祐八年南明王公華甫來令學問之政有綸有經明義利以正士氣儆淑慝以清民風明年上下具孚遂約義役率田餘萬畝閭里興和又明年首勸社倉於邑善人義士以序來輸亦裒而成公以清苦之贏助之以廢寺之殘田補之總爲穀兆千石而盈家舊平糶者弗入願平糶於家者亦聽

弗入登其信劵又爲穀千石而近建倉於東禪僧寺之
旁冰雪之候青黃之交歲開四十二番其價視秋成循
環運糶糶貴抑價出之其家糶者皆準蓋以社倉兼常
平周星以來薦經歲歉而不知饑民歡其恩有社而稷
之之意景定二年令四明史侯育之深感其事以俸餘
增助千石續新倉且言未有記王公者可謂闕事而徵
文於予予惟王公之迹碑在人口人有子子有孫孫復
有子何必金石然自社倉建立之後惟洪公礁續入廢
寺自餘能勿撓而已矣而或者方窺覦於其閒賴諸人
以死爭得以不壞而吾於史侯增助則重有感也儲粟
當社以備凶年蓋古者委積之餘意古者之委積上之

人之粟也後世使民出粟而民自得以其粟濟民猶利之也以當社之粟贍當社之人如寄如取何暇議古既而移之縣又移之州令之義倉米是也而當社不敢望矣幸而遇賢長吏惻然以民命爲重復以義勉於鄉閭又幸而獲成是民間出粟在官之餘而復私置於此正宜補助豈可又撓之哉朱子之建眞公之濟有司之粟也職以鄉士有司不敢與焉況以民間之積而爲不肖之窺覦乎王公與社倉而不能必社倉之不壞而不壞則自吏侯始自一而增助之後後之賢者必更增助之不能助者必亦毖縮媿畏乎而無恙也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之說長矣幷記其事使來者觀焉王公以宗政

簿爲使君云

台學統卷二十一